



里根政权内幕

——里甘回忆录

〔美〕唐·里甘著

郁 频 等编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里甘回忆录

里根政权内幕

〔美〕唐·里甘 著

郁频 邵刚 宝慈

王遵仲 帅鹏编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津)新登字 001 号

里根政权内幕

——里甘回忆录

〔美〕唐·里甘 著

郁 频 等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 130 号)

天津市宝坻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2 插页 282 千字

1992 年 2 月第 1 版 199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201-01083-2/D·152

定 价：8.60 元

编 者 的 话

这是一本曾经轰动过美国并在美国极为畅销的书，作者系里根当年最得力的助手，号称“白宫第二号实权人物”，后因“伊朗门事件”受到舆论界责难被迫辞去总统办公厅主任职务的里甘，原名《立此存照：从华尔街到华盛顿》。现在这个书名是编者征得译者同意后给改成的。

这本书甫经问世之所以立即引起美国朝野的强烈反响，是因为它写得十分坦率，披露了大量有关里根政权鲜为人知乃至不为人知的事实（如里根被刺经过，里根与戈尔巴乔夫两次晤谈始末，“第一夫人”如何干预“朝政”，女占星家如何左右里根的活动日程，美国的税改方案如何出台），对了解当代美国内政、外交及其上层权力斗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容讳言，作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待当代政治、当代若干政坛人物和许多重大事件，贯串全书的是对里根的过分吹捧，为里根任职期间犯下的过错（如“伊朗门事件”）尽力进行开脱，美化美国政府及其政策，对世界上某些其他政坛人物评价也失之过高，编者虽做了适当删节，但蛛丝马迹依然存在。我国读者阅读此书时需有所分析，对渗透其中的某些观点和看法持批判态度——尽管它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和史料价值。

译 者 的 话

本书作者唐纳德·里甘曾先后担任美国总统里根政府的财政部长、白宫办公厅主任，是里根最亲近的得力助手之一，被称为白宫第二号实权人物。但在1986年的所谓“伊朗门事件”中，里甘受到了怀疑和责难，加上其他因素，遂于1987年2月27日辞职。

本书是里甘卸任后，根据他在里根政府核心领导层中的亲身经历，以及日常大量的工作笔记而写成的一部回忆录。原名《立此存照：从华尔街到华盛顿》。

本书写得坦率、文笔流畅而富有特色，涉及到的内容不仅极为广泛，对了解美国内政、外交及其上层权力斗争颇有参考价值，而且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白宫某些内幕，1988年在美国甫经问世，立即引起朝野的强烈反响。

但由于作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角度，去论述有关问题和描述、评价包括里根在内的大量人物的，请读者注意鉴别书中的某些唯心主义政治观点以及不妥的评述。

限于译者水平，本书译文不妥之处在所难免，热诚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译 者

1989年夏

目 录

卷一 华盛顿的毒剂

第一章	前兆的最终结果	(3)
第二章	在盲人的王国里	(24)
第三章	血入水中	(43)
第四章	最终结果的前兆	(59)
第五章	总统的良心	(86)

卷二 美国生涯

第六章	成长	(111)
第七章	经验教训	(133)
第八章	要人揣测的总统	(155)
第九章	遇刺	(177)
第十章	税收改革：一则寓言	(185)
第十一章	纳税——文明的标志	(218)

卷三 宫墙内

第十二章	“欠债要清 许愿要还”	(239)
第十三章	健康新闻与病态新闻	(260)
第十四章	夫人揽权乱朝政	(284)
第十五章	日内瓦首脑会晤	(313)
第十六章	完成里根的革命	(340)
第十七章	雷克雅未克：失望与胜利	(360)

第十八章	混乱的定义.....	(378)
第十九章	公开决裂.....	(388)
后 记	关于履行公职的反思.....	(398)

卷 一

华盛顿的毒剂



第一章 前兆的最终结果

南希·里根每逢心里烦乱时，说话就有点口吃。1985年7月12日星期五下午，她从贝塞斯达海军医院打来电话告诉我，他的丈夫，美国总统的肠道内有一大块息肉需要手术切除时，声音就有点颤颤悠悠的。不管什么人生了这种病，要紧的是迅速治疗，可她告诉我手术可能要推迟一天半，我不禁担起心来——用“忧心忡忡”四个字来表达我的心情，可能更恰当些。

“我理解你的意思，”我小心翼翼地回答，因为我们是在电话里谈事。“但我这么做合适吗？”

“或许可能，”第一夫人答道。

她的回答令我担心。我害怕两件事。第一，里根总统的病情比他的夫人在电话中告诉我的要严重得多，第二，第一夫人选择动手术的日期是与她的占星家商量过的。二者相比，似乎后者更为可能。事实上在我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期间，里根夫人作出的每件比较重要的变动和决定，都要预先与旧金山的一个女人商量，她用占星术来推算星辰的排列次序是否对某件事有利。

南希·里根似乎绝对信任这个女人超人的洞察力，在总统1981年一次遭暗算前不久，他曾预言总统要碰到一件“坏事”。这之前，里根夫人曾请教过另一个女占星家，但现在，她认为后者已失去了魔力，只把旧金山的那个女人称作“我的朋友”。

虽然我从未见到过这位先知先觉的预言家——里根夫人在与她通电话商议后，总是将她的预言传递给我，所以在我的工作和国家头等大事中，她就成为一个重要因素；我不得不在我的办公桌上放一本带颜色编码的日历（绿色表示“吉利，红色表示“不吉利”，黄色表示“吉凶未卜”）作为帮助我确定总统何时宜于出行，宜于在公众场合讲话，或者与外国元首会谈的依据。

里根夫人从贝塞斯达打来的电话中，继续建议推迟“息肉”切除手术的日期。“告诉拉里（拉里·斯皮克斯——白宫发言人），总统的手术下周进行。”她说，“拉里可以说息肉比预料中的要大，除此以外，他不必多说一个字。”那天是星期五下午。

她语调坚决，并透出焦虑。此时此刻，同一个为丈夫而忧虑着的妻子进行争辩真不是时候。但我压根儿就不同意她的建议。显而易见，这么做要冒对新闻媒介隐瞒最关键的一部分情况的风险，并被怀疑为掩盖事实真相。此外，就动手术的时间发表一个声明也是危险的，因为手术时间以后还可能被撤消。

第一夫人挂上电话后，我打电话给已先期到达医院的斯皮克斯，告诉他公布全部真相要非常小心，或者只说我们所知道的，不要超过这个范围。

“不要掩饰，”我说。“也不要惊恐。”

几分钟后，白宫高级内科大夫伯顿·史密斯博士给我送来关于总统检查结果的第一份专业报告。他说瘤子不是恶性的，但可能转成恶性。我对这次谈话所做的记录描述瘤子——或称“肿块”、或称“息肉”或称“组织损伤”，这种专门术语在医生之间叫法不一——“大小象一个高尔夫球”。手术后，总统可能还得在医院里待上7到10天。

选派到白宫工作的肯尼迪·李大夫肯定了这些基本情况，

并告诉我，里根夫人一直在与总统的医生们商讨总统手术时间。到目前为止，她告诉总统，仅仅发现了一块息肉，需要动手术切除。

当向总统提出动手术的时间问题时，总统把问题解决了。他说，他在准备做结肠镜检查，大手术前的预备措施，包括空腹、灌肠等不太难办的程序已经做完，如果手术推迟，他就不得不把这些程序再重复一次，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为什么还要等呢？”总统问医生道，“作完检查就动手术好了。我在医院里办公就象在家里一样顺利。”

总统说这话的时间是 1985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五。当天晚上他将要接受计算机辅助测试扫描和其他检查，很快可以得到这一活体组织切片初步检查的结果。手术定在星期六。

罗纳德·里根在与医生打交道过程中，表现得愉快、乐观、周到、有礼貌。虽然在我建议改变某些计划时，他有时要提醒我，某几天他不宜于演讲或公开露面，但我从来不敢肯定他是否清楚第一夫人的占星家在制定他的工作计划中所起的作用。而这一次，假若那位“朋友”的力量确实在起作用的话，那么这位首席行政长官显然已经决定不予理会。我以后得知，这位“朋友”并未能预言总统的肠道内有一个恶性肿瘤。

总统每作出一项决定，人们都要做大量的工作。如果作出进行一次外科手术的決定，不言而喻，会增加这项工作的紧迫性和复杂性。总统说过他在医院里能象在白宫一样地顺利地办公；这就要看他的工作班子是否有把握使他能做到这一点。在白宫，我首先做的是最重要的事。麻醉作用会使总统无法履行公职，这要维持多长时间？根据第 25 条宪法修正案，临时移交权力的程序是什么？副总统乔治·布什正与他的家人在缅因州肯纳邦克波

特的避暑地度假。通过保密电话，我告诉他总统的情况不佳。我们一致同意他还是待在老地方继续干他在干的事情，静候下一回的情况报告。

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比里根政府对新闻媒介更为敏感，或者更易受报刊文章和电视形象的驱使。将总统病况提供给新闻界其方式是极其重要的——这不仅因为美国人民有权知道事实，还因为这么做可以使总统心安。我知道他肯定会深切关心这件事是否能被处理得基本符合事实，不致造成过份的激动。

里根夫人自己驾驭新闻媒介的那套手法是难以对付的，她已经告诉拉里·斯皮克斯，叫他必须避免使用“癌症”和“肿块”这类词儿。我要求斯皮克斯（虽然他几乎不需要这种指导），务必要与医生详细讨论病情，以便他能够全面、准确地向新闻记者介绍总统的情况。

与此同时，内阁成员和参、众两院的领袖们都获悉了这一情况。我亲自与其中的一些先生和女士们谈了话。其中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C·（“柏德”）麦克法兰告诉我，他急需向总统报告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我非要见到总统不可，”麦克法兰说，用的是在随后的几小时或几天内我都记忆犹新的一种措词。

他的紧迫感是明显的。当时我不了解麦克法兰所说的极其重要的事情原来就是如他后来作证时说的那档事：以色列总理捎口信来提出在美国和伊朗政府官员之间实行政治对话的可能性。我告诉麦克法兰我当尽力为之。

这些事情发生后，我一直设法与里根夫人联系，她跟总统在一起。下午5时50分，她回电话说，医生们告诉她总统肠道内的瘤子是一个有着恶性特征的大的扁平肿块。她没有将这个消

息透露给她的丈夫或者斯皮克斯。尽管我早就这样担心过，但我仍然因这个坏消息而感到非常悲伤。

事到如今，保持一种平静的气氛是重要的。为了做到外表上说得过去——就是说，要避免新闻媒介的瞎推测——第一夫人决定不在医院过夜。当天晚上我与乔治·布什通话时，他说他急于要回华盛顿。新闻界人士已堵在肯纳邦克波特他家的门口。但后来我们考虑，一个副总统连夜飞回首都都会给人们造成不好的印象，所以他决定在缅因州逗留到次日晨。

在贝塞斯达，总统的计算机辅助测试扫描检查由于雷电引起的电浪而中断两次。晚上 11 时左右，史密斯大夫告诉我一些好得不能再好的消息。

“肝脏没有问题——那是极其重要的。”他说。

后来我听说第一次活体检查未曾发现癌细胞，这一消息本应使我很高兴，但是我并不太高兴：一向自诩是医生的女儿和妹妹的里根夫人（她已故的继父和一个异父哥哥都是医学博士）曾预先警告我说，那个肿块很大，所以根据一片活动组织做的初步切片检查可能不会获得准确的结果。

外科手术安排在 7 月 13 日，星期六上午 11 时进行。当我于 9 时过一点见到总统时，他正躺在医院病床上，身旁四周围都是书。说来奇怪，尽管他身着病人的绿色长袍，但风度未减：目光炯炯有神，面颊苹果般红润，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象我每天所见到的身穿公务制服的罗纳德·里根一样。

“您做好术前准备了吗，总统先生？”

“当然做好啦，”他说。“我不担心。我告诉他们，我们一起来完成这项任务。”

10时25分，我回到总统套房。他正坐在病床上，第一夫人在他身边。随便说了一会儿话后，里根夫人退到那间与总统卧房相连的私人小守候室里。

白宫法律顾问弗雷德·菲尔丁当时和我在一起。他已准备好一封有多种文本型式的信件，让总统签字，以便在他生病不能工作期间，将他的权力临时移交给副总统乔治·布什。我们把这份形式上长短不一的文件呈送给总统过目，并建议他在较长的那份上签字。按照他的习惯，他毫无异议、毫不犹豫地签了字。从我的表上看当时的时间是上午10时32分；全部过程仅仅花费了七分钟就把历史上最强国的总统职权移交给一个符合宪法规定的暂时行使职权者的手中。

总统签完字放下笔后，马上就议开另一个问题，这使我感到意外。年度预算之争正在进行之中，总统的国会山的对手们正在大声疾呼。在当天上午的《华盛顿邮报》上，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撰文赞成总统一派的参议员罗伯特·多尔指责白宫“向赤字投降”。

总统的一生都是在众目睽睽下度过的，即使如此，他也常因报刊上登载的文字批评而感到痛苦，特别是当批评来自某些他认为应该站在他一边的人时，多尔的话使他心烦意乱，坐立不安。

“鲍勃·多尔想干什么？”他问，“为使预算工作得以进行下去他在干什么？我永远不会增加税收——可国会山上那帮家伙非削减开支不可。你把这一点告诉鲍勃！”

我答应这就去说。

能使里根显示出争强斗胜特点的问题并不很多。挥霍浪费者和财政上稳健派的争论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只见当时他两

眼发亮，闪现出一种信念及对自己喜爱的问题进行辩论的愉快。

他的夫人看待事物更加具有个性。“你打电话给鲍勃·多尔时，务必感谢他趁总统正要动手术前说的有关总统的那番话。”她用一种极其嘲讽的语调说道。

该是告退的时间了。菲尔丁和我祝总统身体健康。我讲了一些结果一切都会顺利的蹩脚笑话，总统大笑了，并在我们走出门时，向我们愉快地挥手。

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总统的手术是成功的。一块长为 5 公分的肿瘤和两块比较小的息肉及一段大肠被切除了。体内其他部分没有发现肿瘤。瘤子及早被发现和切除是一个好的预兆。

当医生们从手术室带着喜讯出来时，人人谈论着总统非同寻常的体格。当时他已 74 岁，是历来担任总统职务中的最年长者。有一名外科医生，他那职业上的老练已被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所战胜，惊呼起来：“这个人的内脏器官和一个 40 岁的人一样。”

总统在麻醉剂的作用下，从上午 11 时 28 分一直酣睡或假寐到晚间 7 时许。当然，这段时间里，根据总统进手术室前签署的那封信，乔治·布什代理了美国总统职务。我问医生们他们是否认为总统现在能够恢复职权。他们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说他不这样做。

历史上的这些稍纵即逝的瞬间，都使我非常感动。晚上 7 时 10 分，弗雷德·菲尔丁和我带着那封行将恢复他的权力的信进入术后特护室，我们的面部表情肯定非常严肃，因为总统已准备开一个辛辣的玩笑了。

“俄国人扔炸弹啦！”他愉快地大喊，但由于喉咙和鼻子里插着管子，声音有点嗡嗡气。

“不，不，不，”我回答，“我们只不过想看看你的身体可好。”

尽管这时他说着幽默话，但面色苍白，精神欠佳，一瓶静脉注射液通过一根管子和一个针头源源不断地注入他的手臂。他的头发梳理得很整洁，与后来的谣传相反，手术期间他的头发并未变得灰白，仍然是自然的深褐色。

术后特护室看上去就象电影中总统级的一样，显得非常宽敞，除一张床外，其余陈设全部搬了出去。面部表情严肃的医疗队的医生和海军护士们守在病人近旁。特工人员守在门口，其他特工人员站在室内监视，其中至少有一个人握着乌齐冲锋枪。白宫的通讯专家们佇立一旁，以备不时之需。被称为“橄榄”的公事包内装供遇核弹攻击时使用的密码就放在近处。

总统对这一切视为当然。这是他日常生活中的必备装备。

总统没找到老花眼镜。我拿着那封信说：“你能够看清楚吗？”

“让我看看那玩意儿，”总统说。

他把打印成的信伸向离自己一臂之远的地方，头往后仰，神情专注地读了起来。

“你看懂了吗？”我问。

“嗯，我现在就签字，”总统说。

我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支钢笔给他。这是他喜欢的一支深蓝色塑料礼品笔，笔杆上刻着他的金字签名。周围都是吊管和其他医疗器械，他转动着笔，签了名（黑墨水——复印时效果要好些），套上笔帽，把笔还给了我。这时是晚间7时22分。

接着，他又活跃起来，继续谈因术前麻醉而中断了的关于参议员多尔和他对白宫的公开批评的问题。

“鲍勃究竟是怎么回事？”总统说。“他在这项预算方面必须